

古吳朱蕙堂著

養心廬叢刊

桂平莫榮新題

錢釋雲題詩

錢君惠詩稿已付印
不及列入故刻於此

有題善心廣之叢刊

中原舊地起兵氣

時通浙
奉南縣小窗

肉

秋澄萬慮紛如此江山

如此處一窗風雨讀君文

乙丑秋錢釋雲書於此

朱君蕙堂正照



通肩認永遠山青筆

扶風霜思寄冥撐住

東南文字劫千秋重

見曝書亭

八日學生日

蕙堂先生 屬墨

西泠王 榮道 圖

序一

養性脩心之學未必專指道釋者流因觀流水而悟文情者未嘗不自修養而得哉蕙堂朱子握奇人也不逐逐於名利棄富貴如敝屣澹泊成性而專致力於學曾執贄於武進許指嚴氏之門造詣益深指嚴嘗以其學示余曰門牆桃李此木成陰欣欣有得色亡何指嚴作古朱子求學之心益堅蓋思期望於他日有以慰許氏者也迺以輾轉更受業於東越許庵父氏氏文壇有雄譽日就萬言倚馬可待朱子之從師可謂得人矣其文筆遒斐然超於前者雖謂得兩許氏之力亦不得不謂奮勉所致也茲有養心廬叢刊行世乃集其卓著之成績薈爲叢刊收羅美備亦洋洋大觀也丐余爲序不辭振筆而直書焉

甲子葭月朱大可作序於十二樓

序二

吾老友兩許氏武進指嚴東越庵父皆以古文名於世時人好舊學者翕然宗之門下弟子各達千餘人而兩氏皆盛稱其門人朱蕙堂氏學有深造爲衆弟子冠蓋蕙堂先從指嚴游凡五年指嚴作古乃更執贄於庵父之門此二氏皆不喜以虛僞獎人者乃所言蕙堂之學先後一轍如此然則蕙堂之業可知已頃者蕙堂將集數年來所爲文刊說集而索言於余余竊其文詞蒼勁簡潔爲能得我老友之真傳故爲序之如此

乙丑端節海虞徐枕亞

序三

夫人生至難得者爲名至不易者爲文文非養氣則不奇名非超絕則不彰故讀書所以養氣正心所以修身超凡絕俗悉基於朱子蕙堂獨不畏難而爲之本其養氣之功肆志爲文復得名師善爲指導宜乎造詣益深觀其所爲文章鴻博而有奇氣迥非尋常著述可相與頡頏者也今萃其所作都一集付諸梨棗以餉世顏其集曰養心廬叢刊蓋所得于學者匪淺矣預料此篇既出必能紙貴一時而愛讀蕙堂文字者當尤憾不獲先覩爲快耳余與朱子雖無一面之雅而深佩其筆墨之新穎好友劉君襄七以其所刊索序於余自漸謏陋牧豎難列明堂惟恐難以瓦礫頓減珠玉之價竊喜附驥自榮俾得垂諸不朽軀生何幸遑敢堅辭爰書數言藉誌傾倒

乙丑仲春吳興菱湖孫石生序於歇浦雙記別墅

序四

老友許指巖氏工文學擅說部而數奇不得用於時則盡舉所學以授其門人朱蕙堂蕙堂心慧又好學甚至從指巖游五年出其所爲文詞說部蓋駁駁乎登指巖之堂而入其室矣顧蕙堂不自滿足自指巖作古復以所作就政於余余淺陋微論不足以師蕙堂至其新奇之理與高超之文筆乃有如韓氏所云俯吾頭而主地者且蕙堂之文往往有奇氣而古趣盎然時流路於字裏行間若遺詞命句則間有不加脩飾者余故爲點竄校讎而與爲切磋討論之交三年於茲矣今蕙堂將薈其所爲文梓爲養心廬叢刊以行於世輒誌此於首以告世之愛閱蕙堂文詞者

甲子仲冬東越許廬父序於清風明月廬

序五

蓋自唐虞而降代有篇章漢魏以還人多著述感慨寄懷司馬成千秋之史匡風正俗昌黎起八代之文乃沿唐迄宋由元而明名儒輩出才士朋興染翰操觚連篇累牘記詞章而諷世假文字以陶情者有由來矣吾友朱子蕙堂天懷冲淡風雅不羈善屬文章尤長說薈好澹于之隱語喜曼倩之諧詞抱玉握珠薰香摘豔藉搜神談鬼之資摘海市蜃樓之作大著琅璫盡綺靡以瀏亮小說穎俊尤光怪而陸離程才效技恆矻矻以構編插英聚華已洋洋而滿帙惟是謀付酬用傳金匱之文何其枉顧殷勤來索蠅生之序自維謏陋甯敢弄斧班門竊愧荒唐還斬施斤郢斲特以雕蟲小技而能附驥膺榮不可謂非予之厚幸也 乙丑孟春仰溪張慶濂序於海上旅次

序六

文字爲立國之樞機樞機不存國將焉國吾國素以文化名全球降至近世歐化盛行末學支離不知其極此有識之士所以有國粹淪亡之歎也吾友朱子蕙堂今之有心人也感世事之糾紛痛國學之日墮謀挽乏術退而爲裨官家言思於大雅將亡之日起爲中流砥柱之功其意有足多者且也發著作於憂時如識如諷寓意旨於悲世忽莊忽諧其志堅其文工而其心則彌苦矣今者集其新舊著述彙爲叢刊付梓有日屬序一言余也十年作賈文字久疎思貢掄揚之句還慮着冀之機

重以敦促意不獲已敢就所知於朱子者誌之如此獻醜貽笑非所計已是爲序

乙丑花誕日古董澄懷氏盛鍾秀序於海上旅次

序七

今文敝之世學殖日荒上焉者專意堆砌惟陳死之詞句鳴高下焉者託言歐化以鄙俚之作品自炫文學至此國俗可知烏乎此世道人心之憂也古吳朱蕙堂氏性極穎悟嗜古不懈弱冠以後睹世風日下民智日卑乃發憤爲小說家言意主勸懲文皆諷諫其所作長短小說散見各雜誌報章者無慮數十萬言每一篇成則萬人爭閱咸以先覩爲快其業師武進許指嚴東越許廬父主稱爲後起文人之圭臬非虛譽也今氏將集其數年來新舊之作爲一編以付剞劂而顏曰養心廬叢刊以余爲足以談文者馳函屬序如余不才甯足以楊朱氏顧念文學日衰世變日急爲害之烈不啻洪水猛獸而氏獨能上追漢晉近紹名師爲頽敝之文學界作中流之底柱爲卑汗之惡社會示棒喝於當頭其心之苦功之偉有非率爾操觚盜名欺世之徒所能媲於萬一者余又安敢不貢其所知以介紹於世人乎是爲序

乙丑端月韓娟蘭女士序於雲霞軒

序八

昔傳稱尹公之佗取友必端又云不知其人視其友古今文人莫不互通聲氣以資切磋雖地隔千里容顏不相識而若晤言於一室之中契合無間者亦可奇也同社趙眠雲與余交數年文字互商

可稱莫逆其性豪放而好友所交多小說家詞章家邇日忽以書來云其友朱蕙堂有養心廬叢刊一書出版欲得余一言余又聞朱君爲亡友許指嚴之高足指嚴之學術余深知之且指嚴亦嘗道及朱君之博學多才今指嚴已作古而朱君佳著方梓行益觸余黃鍾之痛矣故余雖未獲讀朱君之文而因眠雲而信朱君且因指嚴而知朱君之才識他日叢刊出版時焚香拜讀必將竊喜余言之不謬也是爲序

乙丑孟夏吳門顧明道序

題詩一

集定公句

吳綺綠

少年哀豔雜雄奇

秀出天南筆一枝

各有清名聞海內

莫從文體問高卑

題詩二

胡寄塵

語語珠璣字字金

只斯足以養君心

世間萬事皆塵土

眞樂還須此地尋

義汝聰明絕世資

况逢二許是名師

著書扛起如椽筆

何患文章不入時

題詩三

范烟橋

舊事黃鍾已五年

余與指嚴昌亭酒話相違幽明已隔五年

文章草賤不如前

故人老去精靈在

衣鉢茶烟閣上傳

創闢新型得意無

千金擁帚閉門初

文章胼胝成何事

只覺阿蒙福不如

題詩四

張伯華

珠玉胸懷碎有聲

雄才未許讓羣英

一彈流水高山曲

千古爭傳博雅名

不薰利祿逐功名 自結幽廬養性情
唯有文章爛星日 欣聞今復集叢刊
得君著作遍傳觀 佳句常浮大白看
案頭筆硯生塵久 自笑兼葭傍玉枝
飛輪願來問序辭 君前何復敢言詩

題詩五

許筱林

學養兼優孰與倫 草廬功業已千春
匡扶世運唯文字 莫謂今人遜古人
議論汪洋萬頃波 形形色色儘包羅
古今世事一爐冶 不愧當年鐵硯磨
萬言風世擅才華 的是名山著作家
從此六經資輔翼 大文不獨筆生花
讀遍叢書翰墨香 奇文真箇抵全唐
羨君列宿羅胸次 下筆能生萬丈光

題詩六

鄒遜庵

一枝健筆挾風雷 養徹心源妙境開
同是飄零文字海

羨君先我著鞭來

題詩七

趙眠雲

海內紛傳著作家 幾人筆底豔生花
汝南遺派今猶在

文采風流衆口誇

題詩八

鄭逸梅

未許名山久祕藏 裨官也有大文章
遙知鏤就麻沙本

紙價應教貴洛陽

自序

不佞曩昔負笈海濱攷入青年會中學課餘輒以說部自娛會當小說潮流澎湃時期各雜誌小報風起雲湧盛極一時而不佞對於小說之感情亦益形濃厚每屆出版卽往購閱一卷咿唔心領神往幾忘寢食雖嚴寒盛暑無或間也旣而任麥加利銀行錄事職公餘多暇復以塗抹摹倣爲樂自顧鄙陋未敢出以示人而私心所嚮欲得識途老馬爲指迷津乃承天台劉山農先生鑒其求學之忱遂介紹至許公指嚴處執弟子禮許師一見垂青稱爲可造有所塵政未嘗不殷殷指示也許師黃海內盛名士林莫不推重得其片言以爲榮然來往武進及杭滬間往返頻頻不勝煩苦時或囑予代筆不揣固陋貿然獻醜非敢作僞欺人蓋不忍拂許師之命耳惟自脫離行務轉入商業事務益繁公私交瘁而腦力亦日見衰弱且小說潮流盛極而衰二三人旣懶于執筆于是多數新進爭據撰席而坊間出品亦多不堪寓目雖余心亦漸厭之矣閒暇則涉獵醫學佛學諸書以爲修養身心之助乃者許師瀟逝觸景生悲益覺懶於握管而各處報界震其虛聲不棄葑菲馳書索稿者踵接于門情難固辭不得已重爲馮婦時以無聊文字與社會周旋者今又三年于茲矣自維問學未成讀書有限旣魚豕之多謬恐貽笑于方家乃復執贄於東越許廬父先生之門每有所作輒經許師點竄方敢出以問世而年來朋儕親戚知予濫竽說界頗欲一觀所作以爲快然皆散登各雜誌及報章未能以全豹相嚮深爲憾事爰將前作有底稿者搜集成冊以付梓人顏曰養心廬叢刊

非爲沽名聊酬親友之雅愛云爾

乙丑上巳辰蕙堂朱人壽誌於養心廬

王西神書文直例

甲子年重訂

無錫王君西神字蕙堂號西神殘客風擅詞章兼工六法書畫得晉唐神韻寔簡似漆印齊海外歸來浩詣益進同人等或與同年雅故或爲同社深交昔年文達題湖海陳聯集曰文如徐庾當時詩似蘇黃一碧賢如被騰風殘月誤頭街甘署柳屯田敢持斯語以諸欲得先生書文者

文例

壽序

散文每篇五十元

序跋

散文每篇廿十元

碑誌

散文每篇一百元

楹聯

每聯二元
嵌字集句點景倍直

詩詞雜題

絕句小令每首二元
律詩長調倍直

頌誄雜文

每篇十元

大部藏經及詩文詞名集尤所樂書直例面訂
以上各加磨墨費一成先潤後無潤不應約日取件

王一亭 周夢坡 楊翰西 李浩然
吳倉頡 潘蘭史 天甯我生 天台山農
朱古徵 江亢虎 胡樸安 嚴獨鶴

同訂

書例

壽屏

楷書每幅五元

楹聯

四尺三寸五尺以上每尺遞
五尺四寸加一元篆隸體點

條幅

三尺每幅二元四體書倍直
尺以上遞加

堂幅立軸同

視楹聯例行數多者倍直
每扇二元篆隸行草隨點小楷工書

冊頁

或雙行均倍直
尺內每行二元尺外遞加

榜書

尺內每字二元尺外遞加
每件五十元連篆額

通訊處

上海三馬路新聞報館
海北四川路橫浜橋丁興里八十二號西神殘客寄廬

收件處 (一) 上海新聞報館

(二) 上海拋球場九華堂寶記

(三) 上

雙珠還櫝記

皓月當空。萬籟俱息。蘭閣燈影下。一女郎背缸獨坐。年二九許。靚妝炫服。明姿與紅穗爭豔。顧雙眉深鎖。蹙蹙欲涕。抑若重有憂者。未幾。風動簾開。有中年男子翩然入。兩頰微酡。似從醉鄉而來。覩女狀殊醜陋。不可解。旋發其和竊之聲。低語曰。余自杭垣來。此經商歲須二三度。度必小住。二三月。願君憐予旅邸寂寞。慨以卿待余巾櫛。今正花好月圓。方娛樂之不暇。而卿獨落落寡歡。何也。女郎聞有淚珠奪眶出。垂首至臆。不復能答。男子察之。憐憾無所可嗒。然若喪。不知不覺間。亦陪灑幾點。熱淚楚囚相對者良久。女郎意男子尙非孟浪者。乃唏噓而語曰。妾自痛苦何忍。告君累君惻怛。顧事已至此。勢難緘默。今請以梗概上告。妾家京華。早歲喪母。父姓李。諱百城。業訟師。刀筆生涯。枉直倒置。黑白淆亂。惟利是圖。妾稍長。輒勸之勿聽也。兄壽紀曾卒業大學。會民軍起義。慨然曰。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滿清政治腐敗極矣。若不亟圖改革。恐終釀瓜分之禍。吾亦國民一份子。義當犧牲生命。爲同胞謀幸福。妾心知其難。微辭尼之曰。妹聞革命軍中。雖不乏有志之士。然沽名好利者頗多。竊恐徒損軀命。無濟大局。此亦不過普通勸慰之詞。乃妾兄一腔熱血。竟絕裾而去。從軍不久。卽葬身槍林彈雨。中余父復相繼病死。妾子然一身。形影相弔。不得已。乃往依姑丈顧公。聊助姑母井臼之勞。適寒燠而已。一夕。姑丈歸。呼妾語曰。汝等丁孤苦。寄人籬下。終非久計。雖前曾許字汪生。然天

涯。地。角。恐。不。復。能。相。值。余。友。鄒。君。當。來。滬。濱。殊。乏。良。伴。我。又。受。彼。恩。義。無。以。爲。報。故。特。擇。吉。送。往。伊。寓。可。委。身。事。之。伊。頗。饒。裕。衣。食。不。足。患。也。語。次。復。淚。下。如。縷。男。子。悚。然。起。立。曰。敬。聞。擊。語。罔。屬。有。夫。之。婦。予。年。且。四。十。枯。陽。生。梯。本。非。良。計。顧。君。又。交。好。敢。不。成。人。之。美。汝。可。暫。認。予。爲。義。父。他。年。得。遇。汪。郎。破。鏡。重。圓。會。當。有。日。汝。意。何。如。女。郎。首。肯。者。再。男。子。何。人。鄒。逢。岐。者。是。也。業。習。絲。家。小。康。鵬。絃。已。絕。遺。一。女。曰。蓮。芬。旋。娶。再。醮。婦。何。氏。徐。娘。雖。老。丰。韻。猶。存。顧。羅。敷。之。夫。實。未。下。世。也。初。迫。飢。寒。鳩。謀。誘。使。爲。無。恥。行。僞。稱。夫。曰。兄。鄒。不。知。其。詐。以。爲。卓。文。君。者。流。挑。以。琴。心。居。然。奔。就。深。喜。天。緣。適。合。頗。加。青。眼。而。不。知。幕。下。時。有。前。夫。蹤。跡。兄。兄。妹。妹。親。睦。異。常。鄒。不。疑。其。有。他。也。比。鄒。往。滬。重。拾。墜。歡。儼。然。有。雀。巢。鳩。占。之。象。鄒。歸。始。避。去。如。是。者。屢。矣。久。之。鄒。微。有。所。聞。漸。與。何。疎。時。露。求。筮。之。意。方。在。滬。時。與。顧。君。投。契。把。酒。談。心。知。無。不。言。顧。憐。其。不。偶。乃。萌。贈。女。之。念。鄒。竟。慷慨。仗。義。見。色。不。淫。顧。方。感激。欽。佩。無。如。鄒。之。家。難。自。此。起。矣。

鄒。女。蓮。芬。年。及。笄。矣。肄。業。某。女。校。曾。受。新。文。化。之。陶。鑄。與。某。校。高。才。生。汪。子。裕。實。行。自。由。戀。愛。主義。心心。相。印。如。水。乳。之。交。融。然。始。終。以。禮。自。防。未。嘗。稍。涉。於。私。而。何。氏。惡。其。非。我。族。類。常。慮。遇。之。蓮。芬。因。是。恆。宿。校。中。或。往。戚。串。家。避。其。鋒。遇。子。裕。則。泣。訴。苦。况。惺。惺。相。惜。語。輒。沾。襟。子。裕。尙。勸。以。書。告。父。而。蓮。芬。篤。于。孝。道。恐。傷。父。心。遲。遲。不。忍。出。也。而。何。氏。探。悉。其。隱。爲。先。發。制。人。計。適。前。夫。有。戚。在。滬。知。顧。君。贈。女。事。撫。拾。以。告。何。氏。引。爲。口。實。鄒。歸。則。反。唇。相。稽。日。夜。不。甯。鄒。益。畏。之。避。至。滬。於。是。何。氏。益。

無忌憚。蘭夫儼然居主座。且欲令蓮芬父之蓮芬。悲不肯。於是嫌隙愈深。毒謀亦益亟矣。

所謂子裕者。即蓮芬之未婚夫。早失怙恃。其祖曾爲京官。會革軍起義。旅京者紛紛遷避。汪翁亦卸

職返武林。而坤宅李氏。更不知移往何處。汪翁牽於家室飄零。老景因頓。乃患怔忡症。有時神經錯亂。昏然仆地。子裕又負笈校中。非假日不返家。而爲之扶持調護者。惟未出閣之次女而已。桑榆雖堪稍慰。而病魔終難驅除。此老固可憐生也。

天下事機緣之巧。針鋒之密。洵有令人不可思議者。李女遇鄒而鄒女適遇汪。可謂巧矣。乃因鄒氏家庭之變。又使兩女有轉接之機緣。造物弄人。禍福甯有定耶。一日夕陽銜山。炊煙四起。六街萬戶。掌燈時候。杭州某村中。忽有一老人暴斃。道旁爲行人所見。亟赴官廳報驗。因時晚不及檢驗。遂遣吏役往守之。守者倦而睡。比醒。則屍已不翼而飛。四顧愕然。因畏罪計無所出。偶適在某處見一棺。似新置。然桐板頗薄。業已破裂。不如往取其屍以代之。自以爲計莫妙於此矣。

翼日邑令往驗。不覺大詫。蓋昨晚所報死者爲老叟。今忽易以少女。且頸有傷痕。確係勒斃。知其中必有別情。乃嚴鞠守者。吏役懼始吐實。顧女屍不得主名。是日適汪生子裕過。是處聞其事。親往觀之。驚呼而泣曰。此予女友鄒氏蓮芬也。胡爲乎至此。因至邑署。述其庶母何氏虐遇狀。務求昭雪。且言曾與己有婚約。子裕意非如此。則控訴不力也。邑宰納其言。立拘何氏至。一鞠而服。初何氏前夫來鄒宅爲蓮芬所值。知恐事外洩。乃設計謀害。乘其歸。歷數以私通汪生之罪。謂以父命處置。蓮芬

一人不能自衛。遂爲所戕。馳書告鄒。詭言患時疫死。並囑鄒不必返家。業已喪殮畢矣。至是案破。按法處何氏。與前夫死刑。願所失男屍卒未得主名付之疑案而已。

鄒逢岐聞其事。束裝返悍婦。雖誅而掌珠頓失。淒涼故宅。萬念俱灰。惟思友言汪生仗義雪冤事。曾云與蓮芬有婚約。度其人必少年有氣節者。今吾有義女在。盍續此一段姻緣。聊借東床娛吾老境。正思託友訪求汪生所在。一日忽有一老翁來謁。自言汪姓名卓民。晉接坐談。翁因陳述日前行經某處。因發癩症。眩仆道左。致行人疑爲暴斃。報官守驗。引出移屍奇文。而令愛適遭竄死。此案竟於無意中得水落石出。可謂不幸之幸。且聞小孫子裕與令愛有友誼。曾訂婚約。惟未經正式告配。而吾儕苟得附爲婚誼。似不負此奇遇。故特晉謁。請求金諾。逢岐聞語驚喜。交集訂交而去。孰知義女李氏聞汪氏父子姓名。頓憶舊事。乃直告鄒君。鄒卽日往答拜。以李氏女告汪。始悉李果汪叟之孫媳。而子裕未婚妻也。咸額手稱慶。遂擇吉行禮。汪生旣念蓮芬之情誼。突遭慘死。甚願證實婚約之言。以元配禮迎其柩。葬於祖塋。遷主入廟。而李氏佩鄒君恩義。亦願自居繼室。事旣定。汪翁慨然曰。鄒君有妾而無妾有女。而無女何以報善人迎柩遷主。雖足以慰死者。而於鄒君之生趣。仍無裨益也。因以次女爲鄒繼室。從此兩家更多一重姻緣。佳話縣不讓鏡破重圓。珠還合浦之故事。專美於前矣。好事者或譜爲還珠緣傳奇。

疑殺案

淵庭孫良臣。上無椿萱。下鮮子女。祖傳田產頗豐。躬親核理。妻方氏。夙號賢能。孫幼有同硯。吳信譽者。舉問淹博。顧懷才不遇。久賦閒居。孫特加青眼。時與往返。把酒談心。殊稱投契。旋思蟄伏家中。坐享臨下福。雖衣食無慮。然缺市場交際。且少閱歷。乃求戚串介紹。抵滬。就某絲廠會計職。遂舉家中收租事。託之吳生。並囑遷居己宅。藉資照料瑣事。蓋深信方氏貞淑賢德。吳生品行高潔。不患有越軌之行也。束裝就道時。方氏再三致囑。路中珍重。毋以家事爲慮。吳生亦以頻年聚首。一旦判袂。不禁唏噓欲涕。送君南浦。黯然而別。孫既任職絲廠。月薪亦不薄。且同事中頗能和衷共濟。意甚自得。願良辰佳節。怙念故鄉。賢妻好友。未免江雲燕樹。怒如調飢。流光荏苒。倏忽半載。一夕偶憶某日。爲外舅花甲壽辰。子婿應親往祝嘏。遂向廠主乞假返里。方以爲久別重逢。樂數晨夕。快何如之。孰知舟行之中。聞人閒談。涉及己家事。語語刺心。致釀成一絕大疑殺案。造化弄人。抑何狡獪。

初。里有無賴子張三者。醜蕩婦劉氏。劉夫何度桂。雖知其情。惟以事無佐證。憚發其私。一日張三行經舊宅。見方氏倚門市菜。雖不施脂粉。而豐韻天然。怦怦心動。亦佯向肩挑者購菜。乘間施以彈語。方氏置諸不聞。適吳生自外來。見狀大怒。叱使去。張懷恨在心。思借端中傷之。旋探知吳非氏夫。乃造作謗語。以圖雪恥。某日由蘇乘舟至鄉。頗覺無聊。適遇一同鄉老者。遂信口開河。假作感慨之詞。曰。世風日卑。人心叵測。卽如孫家。婢子素稱賢德。孰知其夫往滬經商後。竟與吳生有曖昧事。使乃夫知之。將來又不免演成一齣奸殺案矣。余不怪吳生之忘義。方氏之鮮恥。獨憫良臣之肉眼耳。况

以妙年殊色之少婦與血氣方剛之後生同居一室此猶磁石引針不及於亂者鮮矣老者知張三卑污無行又未便面斥其謊遂婉言阻之曰是殆捕風捉影之談未可輕信卽有之亦當存隱惡之心壞人名節當遭天譴君胡饒舌爲張三不聽復津津道閨穢褻事聞者咸掩耳是日適良臣亦在舟中聆其語怒不可遏勉力鎮定狀若無關係者及抵家已夕陽銜山炊烟四起氏見夫歸沽酒市肴並延吳生同飲席間共敘離別之情並稱道吳生精敏練達辦事周密蓋知夫與生誼同管鮑誇揚之者卽所以投乃夫意旨也至是孫益信舟中所聞非謬遂顧氏曰予因要事明日擬往某處一行須半月可返某日爲汝父壽誕恐不能偕往祝嘏汝去時但代道歉可耳氏察其神色沈鬱殆挾憂患俱來者甚怪之然不暇問席散孫佯作醉狀鼾然而臥翌日攜篋遂去

同里方德紀者前清曾宰某邑貪恣無他能光復後解職返里生二女一男長女蘭英卽適孫氏者次菊英猶待字閨中幼子美林好游蕩不務正業年已冠尙未訂婚是日乃翁攬揆之辰賓朋咸集子女繞庭正酬籌交錯時忽一少年踰垣來見蘭英曰嫂來此後忽扣門聲甚急余啓之則一裸體婦聲言衣衫爲盜所劫擬借宿一宵予因瓜田李下當避嫌疑乃反扃其戶今以鑰匙送奉明晨可遣媼往啓也言罷欲去方亟留之共飲少年者卽吳生也詎知蘭英受鎖匙未及安置美林竊聞之因乘間取去疾趨孫宅啓門而入與裸體婦作交頸歡矣

酒闌席散翁留吳生宿書房時已夜半翁方持燭關鎖門戶見一人飛奔來視之非他人卽東牀坦